

冬 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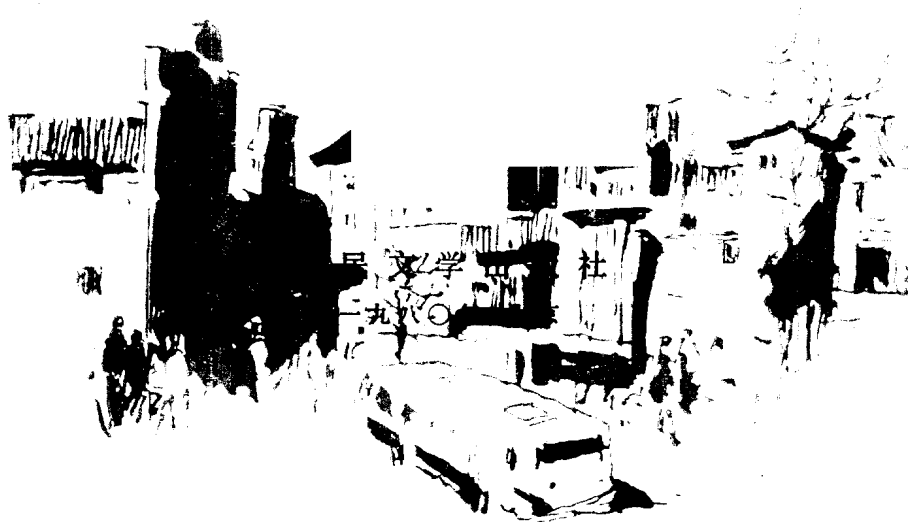
毛蒙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冬 雨

王 蒙



冬 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大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209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10\frac{1}{8}$ 插 页 2

1980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0 年 7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: 00,001—20,000

书 号 10010·2989

定 价 0.71 元

目 录

小豆儿	1
春 节	14
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	23
冬 雨	65
眼 睛	69
夜 雨	81
队长、书记、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	94
最宝贵的	123
光 明	129
快乐的故事:	153
(一)脚的问候	
(二)南京板鸭	
(三)难忘难记	
歌 神	166
友人和烟	191
悠悠寸草心	206
夜的眼	230
布 礼	241
后 记	320

小 豆 儿

我独自哼着歌走回家去。

今儿晚上班上举行的暑期海鸥俱乐部的成立大会，开得很成功。大伙的那股闹腾劲儿：唱呀、建议呀、争论呀，差点没把房子给抬了起来。

我只要一回想起班上推派我参加全校的诗歌朗诵比赛会的情形，心里就又高兴又害怕。大伙七嘴八舌地说：“找小豆儿吧，准行。”可我要是不行呢？

老实说，对于诗，我并不大懂，更不象李冬青，她自己就会作。我只爱念诗，念起诗来就高兴。

离比赛只有三天了。我打算朗诵“玫瑰花的故事”。这首诗描写美丽、勇敢的青年人，如何追求幸福，反对狂暴的压迫。它叙述玫瑰花为什么是红的。诗是好诗，可就是长了点。……我怎么在大街上念起诗来了？看看周围，幸好没人。我继续往前走。快到家了。忽然，从一棵大槐树后面闪出了一个黑黑的人影，很快就看不见了。

斜对着大槐树，就是我的家。我家的大门早已破败了。从我们家的小院看到的天是很小的。这时，槐树后边的黑影又出现了，他向门口走来。

我奇怪地盯着他，后退了一步，我看他又高又瘦。

“您找谁？”

“不找谁，呵。”

“那干吗呀？”

他打量着我，想了想，干哑地笑了：“这不是二丫头吗？怎么不认得你叔了？”于是他走进门去，而且主人般地吩咐我：“把门关好！”

我紧跟他向后院走去，他走得慌忙而僵硬。

叔？可有点邪门！我叫过“二丫头”，不错，那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。至于叔叔（好象曾经有一个），可是爸爸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？

我们家住在小后院。因为天热，爸爸睡在院子里，我们俩走路的声音惊动了他，他哼哼着拿起了撂在枕头旁的芭蕉扇，迷糊着睁开了眼睛。

“出去了？”他问叔叔。“回来了？”又问我。

“哦，解手去了。”叔叔支吾着进屋去了。

我正要进屋，又听见爸爸说：“你的屋子你叔暂且用两天，你上西套间跟你娘挤一挤吧。”

我进了屋子，妈、弟弟都睡了，我也没开灯，就坐在炕角上，愈想这个叔叔愈不对头。我小的时候，听说我爸爸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事。解放前，一九四八年，有个也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事的叔叔好象来过。他穿着国民党军服，晃里晃荡，买了四两白干和一盘肘子，和爸爸一块喝酒聊天，聊了些警察局长家里的凶杀案，八路军的“刑罚”，“大局不好”等等的话，说是要到“南边”去了。临走，还给爸爸留下几张票子，惹得爸爸欢喜得差点掉了泪。

这是不是那个叔叔？

东套间传来了開箱、关箱的声音。为什么他对爸爸说是解手去了呢？这不是好人！我喘了口气。

可瞎猜也不管用，哪有那么巧，反革命分子让你碰见？于是我躺下，这才觉出出了一身汗，又起来拿手巾擦干净。

一点也不困了，我注意着动静，除了蛐蛐的噪聒和树叶的窸窣声什么也没有。妈、弟弟，都睡的很死，我有点气，家里来了什么人，也没人跟我说一声。

一睁眼，天亮了，好天气。今天要好好念诗，于是诗句排着队跑过来了。

院子里很清爽，破旧的西墙染上了太阳的红光，树叶的影子悠然地晃动着。天空滋润、晶莹，那么干净。一小块白云，一动也不动，好象已经挂在那儿好几天了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家里人还都贪馋地睡着早觉，连蛐蛐也不叫唤，喝过了露水（人家都说，蛐蛐夜里喝露水），它也睡了吧？

我在前院的水龙头前漱了口，而且用凉水冲了脑袋。然后拿了个小板凳，放在过道小弟弟种的向日葵、西番莲旁边，开始念诗。

这新的一天，都和诗在一起，感动着我。

脖子上有个东西动弹，一抓，是个蚱蜢，我扔在地上要踩死它，弟弟在后边叫：“别，我刚逮住的。”

这个小家伙，拿虫子吓我来了。一回头，他两眼还迷迷糊糊睁不开呢，我说：“要弄死它，这是害虫。”

他翻了翻眼，许是想老师的话，“对了，是害虫。”他同意了，于是，我们一人踩了一脚，把蚱蜢踩得稀烂。

“你看见叔叔了么？”我问弟弟。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昨天晚上。他说，要带我钓鱼去呢。”

我皱起了眉头。

妈妈叫我，有事情，我不情愿地阖上了诗集。我和妈一块拾掇炉子，生火，准备作早饭。小煤球炉子破烂极了，炉膛里的泥巴净往下掉，我们和了泥，再往上抹。爸爸已经洗过脸，坐在小板凳上搥扇子，抽烟。叔叔还在东套间，来回走着。

“那是我叔么？”我问妈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还能有假的？”

“不是死了吗？”

“人来了就是没死嘛。”

“干吗来了？从哪儿来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你问你爸爸去吧，他有话只跟你爸爸咕叽。”

我妈这人就是这样，从她嘴里，别想打听出什么来。你不知道的，她更不知道；就算她知道，人家不让说她也不敢讲。

作好了早饭——片儿汤，爸爸叫我端一碗给叔叔送去。我去了，叔叔正一个人呆在我屋子里发楞，瞧见我，赶快带笑地

把碗接过去，说：“吆喝我一声，我自个去盛不得了？一家人还客气啥？”

我瞅瞅他的脸，不大精神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凶相。屋里，除了一个旧皮箱和已经解开的铺盖卷以外，并没有别的东西。

“还记得你叔吗？你叔可疼你哩。”他吹着碗里冒的热气，问我。

“不记得。”我挺干脆地摇摇头，走了。

再回到过道，继续念诗，可是心静不下来。想来想去满脑子净是“叔叔”。他就住在我的屋子里，这使人特别不安，那屋子虽然破，然而我是在那儿演习题、读诗歌的，我的入团志愿书也是在那儿填的，墙上还挂着我们班美术组同学画的毛主席像，不能让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呆在那里。

还是准备朗诵诗要紧，就剩两天了，再不加油哪行？要不我到同学家念诗去，叔叔，过两天再说。不，不行！如果把坏人从身边放过去，那就不叫团员了！

我盘算的时候，爸爸出来了，他该去市场出摊儿了。我说：

“爸爸，咱们户口单呢？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给叔叔报户口去，好领油票、面票。”

爸爸对油票、面票是最感兴趣的，只要一发，马上就领。所以，用这个理由比较合适。

“不用，他住几天就走。”

“那就报临时户口去吧。”

这时叔叔走过来插嘴说：“不过十天用不着报临时户口，

政府的规矩我明白。”

我点头，叔叔走了。爸爸把我叫过去，小声下命令：“出去不许说你叔回来啦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许说就是不许说！”他瞪了我一眼，我没搭理。

我回到院子，叔叔正帮着妈刷碗，他叫我在一边坐下，和和气气地说：

“报户口是好事，加强治安工作嘛。你这个小孩不错。是团员，队员？”

原来想说什么都不是的，可弟弟在一旁搭上了碴：“人家是团员，刚批准的，棒着哪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叔叔连连点头。

我噘着嘴说：“哼，刚入了团，恐怕就要退团哩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叔叔注意地问。

“团小组批评我落后，说我还不够团员的条件哩！”

这么一说不要紧，弟弟可瞪了眼了，他说：“姐姐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你少管！”我顶了他一下，他生气地走了。

叔叔却笑起来：“小丫头，倒有点出息。”

弟弟一天都对我不满意，我当着他的面说了假话，表示了对青年团的不满，这使他又纳闷又气愤。我找他一起修理钓鱼竿，他说：“不管。”找他下棋，他也不干。下午，他一个人呆在屋子里，没事就拿起镜子，冲着镜子作鬼脸。后来又拿毛笔蘸了墨给自己涂鬼脸，先画上三道皱纹，又在眼睛周围圈上

眼镜。

“弟弟，”我忍不住去告诉他，“你生我的气了，你真好。你难道不知道你的姐姐吗？我说的不是真话，我是想试验试验……”我用嘴向东屋努了努。

弟弟抬起了沾满墨的脸，眼睛在黑圈圈里一眨一眨。

吃完晚饭，他高兴地到北海过队日去了。我又坐在过道里弟弟种的向日葵旁边，手里拿起诗集，我的心却不在诗集上。……

爸爸今天回来的比往常都晚，因为妈妈做的饭不合他的意，他骂起街来，脸色难看极了。

“他姥姥的，越活越没有活路了！”

叔叔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一个星期前他从孙二傻子那里廉价买进一批再生的皮鞋——坏鞋重修的，他当新鞋往外卖，价钱便宜，买主不少。今天，一个三天前买了鞋的顾客找到摊儿上来了，说是底子折了要退。他不退，还说：“要结实您买铁鞋去！”人家问：“底子为什么这么容易折？”他说：“鞋是您穿的，怎么折的您比我明白！”那人见他耍无赖，就找到派出所。派出所勒令他退了钱，并且警告他如果以后再弄些野鸡货蒙人，就要没收摊照。

他用手打着脖子说：“嗓子眼儿越来越紧，早晚没个好！”

听他这么嚷，我真按不住火，人家都欢欣鼓舞，怎么你嗓子紧，没活路？但争又有啥用？解放后他倒腾银元，取缔了；拉房纤，禁止了；去乡下收黏米面，赶上统销，又不成了。刁钻欺

诈，他想的跟别人就不一样，自然会觉着道儿越来越窄。

听着他发怨言，骂政府，寻岔打架，已经不是一次。而每逢他发火骂街，我总是烦得象猫抓心似的。我的家和学校完全是两种空气。我巴望着快快长大，上了大学就好了。长大以后，我要离开这个家。

但我现在想的不是这些。我假装着在读诗，心里却一字不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。

叔叔说：“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要装得老实一点呀，老实一点！”

他那“装得老实一点”几个字说得特别不可捉摸。

夜里十一点钟，弟弟才回来。他一回来就告诉我：“你知道我们的队日是什么吗？星星晚会。辅导员带我们去白塔，用我们自己做的望远镜看星星，星星真多啊，有牵牛、有织女、有北极……辅导员讲天文知识，讲关于星星的传说，还教我们跳星星舞。我扮的是扫帚星。”

妈和我都笑了。妈说：“快睡吧，别当扫帚星了。”

弟弟躺下，但他不睡。

“姐姐，”他忽然叫道，“赶明儿咱们能到星星上去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我能第一个去吗？”

“能，什么都能的，睡吧。”我肯定地回答了他。

他睡了，脸上仍然留着兴奋和思索的痕迹。他大概在想星星，想天空，想了解一切和征服一切。可是我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。……

太阳又出来了，叔叔仍然缩在东套间里。等爸爸走后，我找出从图书馆借的“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学习材料”，翻开一篇，就去问他：

“叔叔，您看，这一段我怎么看不明白呀？”

他拿起书，一看书皮就变了颜色，他狠狠地盯着我：“这，这……我哪儿懂！”他吃力地叫着。后来噓了一口气，掏出了根烟叼在嘴里，划洋火，划了半天也没划着。我接过了火柴，划着了，给他点烟，为了使我的手颤得不太厉害，我使劲咬紧了牙齿。

下午，我刚拿起诗集坐到过道里，叔叔出去了，说是买火车票。他一离开，我又紧张，又庆幸。现在最重要的机会来了，要立刻搜查他的箱子，找出证据。

我把弟弟叫过来，我说：“弟弟，把红领巾戴上，”他马上就戴好红领巾，站在我面前。

“弟弟，你是队员，我是团员，咱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，告诉我，对于反革命分子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应该？”他有点摸不着头脑。“应该杀了他！”

“对，应该杀了他！”我把他拉到身边。“咱们这个叔叔，我觉得……”我把我的怀疑，不，我的判断告诉了他。

“那么怎么办呢？”他马上问，急迫地要求作一些事情。

“你把改锥、锤子、钳子找出来，我要弄开他的箱子检查检查。你到门口给我看着点，有人来，你就咳嗽。”

他转身要走。我想了想又说：“咱们再找妈谈谈去。”

妈妈正在纳鞋，我们的话吓了她，她慌得把针扎在自己的

指头上。

“你们这是怎么了？”妈急得跺脚，“你叔明天就走了，走了就没有事了。……你叔有了事，你爸爸也跑不了。你们别瞎闹啊！”

“您说谁瞎闹？他们俩鬼鬼祟祟，形迹可疑，人是黑人，心是黑心，不定打算干些什么坏事，您怎么能向着他们？”

“我向着他们？你爸爸要出了事，咱们一家全完了！”

“由着爸爸走坏道，咱不管，那咱们才真完了哩！”

妈揪住我：“我不能让你们……”

我猛劲推开她，急得快哭出来：“妈，您怎这么糊涂啊！”

妈往后退了，她那因烟熏火燎变红了的眼睛，流出了眼泪。妈平常很老实，也怪可怜的，在家里作牛作马，挨打受气。可是今天，她却那么顽固。我们伤了她的心……但，我却不想去安慰她。

我们找来了工具，弟弟去“放哨”，我弄箱子。谁知，弄了半天弄不开。因为心急，我的手竟一个劲地哆嗦，汗水将我的衣服都湿透了。……

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却听见了妈妈的声音：

“给你……打开看看，有没有……”

我转过身来，妈妈站在我的面前，她的两眼哭得通红，颤抖抖的手里拿着一个破钱包。我楞住了——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但我还是机械地把破钱包接了过来。

“黑了心……不得好报的……”妈妈嘟嘟囔囔地说着，一边用手去擦眼泪。我耐着性儿，听了半天，才听懂了她的意思。原来妈妈很早也就对那个“叔叔”起了疑心了。前天她帮他洗

衣服，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这个破钱包，但是他很快地就抢去藏起来了。昨晚后半夜我已经睡熟过去了，妈妈却还没有睡。她听见“叔叔”还和爸爸在东套间里压低着声音谈话，就悄悄地到门外去偷听。只听见“叔叔”说：“……他来了，你就把箱子交给他。……钥匙……在破钱包里……连钱包留给你。……”今天早晨，她到东套间里去收拾床铺，在爸爸的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破钱包。她把钱包藏了起来。妈妈多傻呵，她还想等爸爸回来以后跟他谈一谈，不要他跟着“叔叔”作坏事呢。……

没等妈妈把话说完，我就紧紧地把她抱住了。随后，我又把她推开，迅速地打开了钱包。几张破票子，几张破纸头（我也没有细看），一些碎烟末……一把钥匙从钱包里掉了出来。……

我拾起钥匙，立刻把箱子打开。看见那个包袱了，我又立刻把包袱打开来。但是，除了几件旧衣服，一叠钞票以外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……

“这……可好了！……”妈妈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说。

可好了？……可是，我不能信！……

这时候弟弟也跑来了，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弟弟走到箱子跟前，气愤愤地把一件件旧衣服从箱子里扔出来。可是，当他把一件破大褂扔到地上去时，只听得咚地一声响。弟弟惊叫了一声，楞住了。我迅速地把破大褂拾起来，从破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小手枪。……

妈妈的哭声、弟弟的吵嚷，我都没有管，我拿一件衣服包起小手枪，又拿起破钱包，飞也似的向公安局派出所跑

去。……

天色黄昏了，学校里要举行诗歌朗诵比赛了，我被同学们推着、拉着走进了学校的大门。一走进第二截院子，就看见几个潇洒的行书字：“我们爱诗”，粘在迎风飘舞的横标上。夕阳的余光还没最后消失，照得四周的彩旗一边亮一边黑。一下子，台上明亮了，槐树上安的小红绿灯，也放出了微光。

主席致了开会词，然后宣布朗诵次序，从低年级往高年级排，头一个就是我，由我朗诵《玫瑰花的故事》。

我已经来到台上了，看到这么多同学，我感到温暖。她们专心地、信任地听着我，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。我干什么呢？心里咚咚地跳着。我想的是：特务没有跑掉吧？公安局已经把他们抓走了吧？……我真想把这件事对同学们说一说，可是现在怎么能说呢？……

呆的时间太长了，长得不象话。有一个人小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另一个人告诉她：“在酝酿情绪，”这时候我才想到我是来朗诵诗，可是我能朗诵什么呢？……

我就从台上逃走了。

我藏在后台，别人想找我也没法找到。等到下一个朗诵者清楚、动人的声音吸引住大家的时候，我一溜烟似的跑到自己的教室里去了。

教室里空无一人，黑板上有几个字：“预祝比赛胜利”。

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团总支书记走到我身边，她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小豆儿，我全知道了，你父亲和你叔叔已

经被公安局抓去了，你作得好……”

，我的心里一下子轻松了。我虽然没有朗诵出一句诗来，心里却比朗诵了一首最好的诗还要愉快。……

1955 年